

神州傳承



一隻黑得發亮的茶盞，內底嵌着一片淺黃色樹葉，注滿水後，平視茶盞口，樹葉竟有「彈出」盞底之感，宛如輕舟在水面漂浮，這便是江西吉州窯的稀世珍品「木葉天目盞」。斷燒了700多年的吉州窯技藝，在「外行人」伍映山的一步步摸索中，終於用柴燒工藝最大程度得以還原。「目前，我們在這方面的技藝製作和學術研究，已離傳統更近一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報道

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也沒有兩個相同的「木葉天目盞」。「木葉天目盞」又稱吉州窯木葉紋黑釉瓷，英國、日本、韓國博物館現收藏的「木葉天目盞」均被列為稀世珍寶。「桑葉通樞」，史載「木葉天目盞」的普及，與宋代吉州佛教、禪茶文化的盛行有着莫大的關係。但伴隨元代統治者推行馬背文化、窯工的流離轉徙，吉州窯逐漸走向沒落至斷燒，導致史學界、陶瓷界關於「木葉天目盞」的出現緣由、製作方法莫衷一是。

專家學者們曾推斷出3種燒製方法：摘取樹葉，經特殊處理除去葉肉；摘取樹葉，經特殊處理除去葉肉；樹葉反面塗抹釉粉或色粉，置於施釉盞內；濕坯拓印鮮葉後施釉，揭去樹葉後，在無釉葉紋部塗以黃釉。伍映山將上述推測的實踐成果與古瓷進行比較，發現釉面光澤度、樹葉脈絡的呈現並不一致。

千度高溫煅燒留莖脈

吉州窯古陶瓷研究所原所長伍映山，是吉州窯木葉紋黑釉瓷製作技藝的省級代表性傳承人。2003年，距吉州窯恢復工作已啟動十餘年，他擔任吉州窯古陶瓷研究所所長、吉州陶瓷廠廠長，面臨着廠房破敗、技術人員流失、債務沉重等多重困難。他回憶道：「單位亟需轉型提升，我又被技術工人認為是『外行領導內行』，就下決心從頭開始。加上好面子，我就利用學術交流的機會，偷師學藝。」

經過反覆琢磨，一個全新的推測逐漸顯現在伍映山的腦海裡：首先，「木葉天目盞」源於吉州窯，是一座民窯，瓷器的製作途徑大多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與當今景德鎮製瓷通用的硅酸鹽體系截然不同；其次，「木葉天目盞」本身傳



■伍映山製作的雙葉木葉紋盞。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

吉州窯的前世今生

吉州窯，創燒於晚唐，興於五代、北宋，極盛於南宋，終燒於元末明初，是中國古代極負盛名的綜合性民間窯場。已發現8萬平方米的窯區裡約有72.6萬立方米的陶片堆積，24座窯包是目前世界上發現規模最龐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民窯遺址群。

2011年，吉安縣啟動建設吉州窯

保護工程。今年，吉安縣委、縣政府啟動吉州窯創建國家5A級旅遊景區，將全力打造吉州窯景區、陶瓷文化產業園區、農業觀光園區。尤其是將文化保護和創新經濟發展模式有機結合，應勢啟動吉州窯陶瓷文化創意村和陶瓷產業園建設，使遺址保護活態化、體驗化、創新化和產業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逍

江西吉州窯人還原七百年技藝 絕妙「木葉天目盞」再現 十年匠心不泯 一葉刻骨銘陶



選配泥料

■伍映山選定吉安天然泥土，草木灰製成釉水，洗淨新鮮桑葉，直接放入釉坯。圖為伍映山在拉坯。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

吉州民窯

■伍映山推斷「木葉天目盞」源於吉州窯。圖為吉州窯本覺寺嶺龍窯遺址。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

去蕪存菁

■精品難求，伍映山在反覆嘗試燒製的過程中，估計敲碎數以萬計的次品。圖為伍映山在砸有殘缺的瓷器。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掌控火候

■將含桑葉的釉坯放入窯中燒製，在1,200攝氏度高溫下葉身消失但留下莖脈，還原古法。圖為伍映山在燒製「木葉天目盞」。

香港文匯報江西傳真

挖掘傳統工藝 賦予時代氣息

吉州窯產品種類繁多，風格多樣，已發現120多種，以黑釉瓷和彩繪瓷最負盛名，黑釉瓷中又以木葉天目、剪紙貼花、窯變釉紋等譽滿世界。相傳宋、元時期，在中國留學的日本人把從浙江天目山得到的黑釉瓷盞帶回國，遂稱之為天目，中國亦沿用此稱呼。

伍映山說：「吉州窯是中國古代一座綜合性民間窯場，產品強調物以致用，敢於創新變化。吉州窯釉下彩繪技藝對此後景德鎮青花瓷的產生，影響極大。所以，吉州窯，與景德鎮瓷器追求精細美不一致，我們可以透過古樸外表，看到吉州窯紋樣多樣性、釉色豐富性、技藝精湛性。」

伍映山十分重視草木灰釉這種傳統天然工藝的挖掘和創新運用，這樣的工藝避免了硅酸鹽等化工原料的使用，可以避免在燒製過程中釋出對健康不利的元素。他先後摸索出吉州窯天目釉、兔毫釉、玳瑁釉、油滴釉、木葉紋黑釉瓷等種

類，恢復和發展了吉州窯木葉紋黑釉瓷、剪紙貼花、黑釉窯變結晶等綜合製瓷技藝等，賦予吉州窯產品以時代氣息。

「80後」要做有溫度藝術

目前，從事與吉州窯相關行業約300人。楊浩、楊莉是一對「80後」夫婦，也是從事吉州窯創作的新生代。楊浩稱，因為妻子喜愛吉州窯，他就從廣州一家公司辭職，乖乖回家玩泥巴。「我們要沉下心來

做有自己溫度的東西，要讓吉州窯『木葉天目盞』在我們這一代能夠『落葉歸根』。」

這對夫妻想了一個好玩的創意——「樹葉換茶盞」。「我們將大家寄來的葉子做出成品，再寄回去。如果燒出來的效果不好，我們就回贈之前的成品。」楊浩說，通過這個辦法，他們幾乎嘗試了內地所有省份的桑葉，還燒製出「菩提葉天目盞」、帶淡藍色小花的新類木葉盞。



■伍映山製作的黑釉窯變茶具套裝。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

神州行走



香港文匯報訊「馬腿上的關節不僅要凸顯，比例也要適當，肌肉線條不僅要流暢，更要符合馬腿發力的真實狀態。」在河南省孟津縣南石山村高水旺藝術館，董軍安正在打磨三彩馬，從早上8點開始，他已經對着一條馬腿打磨了兩個小時。

唐三彩是中國唐代彩色陶藝術品的總稱，因其釉色以黃、綠、白三色為主，故稱之為唐三彩，至今已有1,300餘年的歷史。三彩馬是唐三彩的代表性產物。

「高大師眼光非常挑剔，任何小毛病都逃不過他的眼睛。」53歲的董軍安是南石山村附近的農民，儘管已經有30餘年三彩馬製作經驗，但是提起「高大師」，他依然由衷佩服。他口中的「高大師」正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唐三彩燒製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高水旺。

點睛對了馬的神氣才出來

大家很快見識到高水旺的「挑剔」。只見他走進作坊，圍着三彩馬細細端詳，「眼睛不對，眼珠要往前看，而不是看兩邊」。隨即，他拿起刻刀，順着三彩馬的朝向從後往

唐三彩馬眼 觀大師造詣

前發力，在三彩馬的眼珠上輕輕一推，眼珠的方向正了。「點睛很重要，眼神對了，馬的神氣才能出來。」他解釋道。

此時，董軍安如同學堂裡的孩子，半蹲在高水旺背後，盯着他的一舉一動。調整好一隻馬眼睛，高水旺到其他工作檯進行指點。董軍安趕緊坐下，參照高水旺的手法調整另一隻馬眼睛。

高水旺是土生土長的南石山村人。1980年，高水旺高中畢業，回家務農，農閒時就鑽研唐三彩燒製技藝。7年後，他燒製出第一件自己滿意的唐三彩作品。

上世紀初，距洛陽20多公里的南石山村興起燒製唐三彩的熱潮。「很長一段時間，村民只是為了養家糊口。」高水旺說。

「有些人急功近利，只想趁着市場火熱賺快錢。」董軍安說，上世紀90年代初，僅南石山村就有100多家唐三彩作坊，如今只剩下30餘家。

一個小時過去了，董軍安的馬眼睛雕琢完畢。高水旺又來了。「不親自把關，高大師不放心。」董軍安說。

這次，高水旺又挑出了毛病。「眉骨要高

一點，眼眶的紋理要勾勒出來。」高水旺對着三彩馬的眼睛仔細琢磨。「弄不好，我心裡也很苦悶。」董軍安說。高水旺接過話頭：「長時間蹲着，腰酸背痛，但做出精緻的作品，心裡也很美！」董軍安點頭稱是。這次，高水旺讓董軍安自己調整。董軍安揉搓小泥塊，在馬眼睛的位置不斷「折騰」。「做徒弟必須虛心。」董軍安很有耐心，拇指大的地方，他反覆修飾了數百次。

沒二十年苦功出不了師

高水旺常對弟子們說，守住匠心才能把唐三彩做到極致。董軍安對此深表認同：「燒製唐三彩，沒有二十年苦功出不了師，現在的年輕人嫌髒，嫌累，嫌賺錢少，很難靜下心來學。」

說話間，高水旺又來了，他對着三彩馬仔細打量，馬眼睛還是不行。「眼珠子不能掉出來，眼皮得把眼珠包起來，不是瞪大眼睛馬就有神采，必須得真實。」高水旺蹲下身來，開始對三彩馬的眼睛進行新一輪修飾。

此時已過中午12點，高水旺下午還要趕赴

外地，他的合夥人田申申在門口不斷催促。高水旺很沉得住氣，雙眼盯着馬眼睛，手中刻刀連轉飛快，絲毫不受外界影響，只是額頭不斷冒汗。田申申說：「高大師就愛幹這個，只要一上手，幹不完就停不下來。」

近半個小時後，三彩馬的左眼終於做出了自己滿意的模樣，高水旺放下刻刀，擦把臉，就準備往外地趕。走到門口，他還回頭叮囑董軍安要把三彩馬的右眼調整好。

出了作坊，高水旺說：「董軍安的水平，南石山村沒有幾個人能比得上。」

「很多人守不住匠心」

高水旺今年已經60歲，儘管精氣神十足，但兩鬢還是生了白髮。30餘年來，經他指點的唐三彩匠人已有數百，但他說稱得上弟子的不過兩手之數。他對唐三彩的傳承有些憂心，「很多人守不住匠心」。

1980年，22歲的高水旺在洛陽博物館看到出土的唐三彩，他覺得老祖宗留下的東西真好，一門心思做出同樣精緻的作品。如今，他希望製作唐三彩的匠人們能守住匠心，將唐三彩做到極致。

■新華社



■在河南省洛陽市孟津縣朝陽鎮，一位參觀者從正在製作的唐三彩旁走過。

網上圖片



■唐三彩燒製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高水旺（右）在指導徒弟修胎。

網上圖片